



流沙河隨筆

流沙河 著



四川文藝出版社

82244

197
197



200408460

流沙河隨筆

流沙河 著



四川文藝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7 号

流沙河随笔

作 者：流沙河

责任编辑：吕 林

封面设计：安渝平

技术设计：陈 说

责任校对：韩 华

出版发行：四川文艺出版社

地 址：中国·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610012

电话号码：(028) 6662959

经 销：四川省新华书店

排 版：四川皇冠写作中心电脑室

印 刷：成都市老年事业印刷厂

版 次：1995年5月第1版

印 次：1995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1168mm1/32

印 张：13.5

字 数：290千

印 数：1—30000册

书 号：ISBN7—5411—1299—2/I·1218

定 价：15.8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这家伙	1
锯齿啮痕录	4
弱肉强食	178
祸延羽族	182
错投主人	186
多情自误	189
东食西宿	192
蟋蟀国	195
隔海随笔	206
流沙河信箱	255
同舟夜话	367
皮先生的 22 小时	369
旧时故乡异人记	378
可怕的曾国藩	383
双面碑	388
不如去卖字	391
文人拉车记	395

这家伙

这家伙瘦得像一条老豇豆悬摇在秋风里。别可怜他，他精神好得很，一天到晚，信口雌黄，废话特多。他那鸟嘴1957年就惹过祸了，至今不肯噤闭。自我表现嘛，不到黄河心不死！

说他是诗人，我表示怀疑。

第一，据我观察，他几乎不读诗。每天他溜下楼一两次，到街上去逛报刊亭。诗歌刊物啦别的文学刊物啦他一本都不买，倒去买些莫名其妙的印刷品，而且期期必买，诸如《化石》《海洋》《科学画报》《自然之谜》《飞碟探索》《天文爱好者》《知识就是力量》《环球》《世界之窗》《国际博览》《东西南北》《现代世界警察》《新华文摘》《读者文摘》《青年文摘》《台港与海外文摘》。这类玩艺儿对写诗有个屁用，他倒夜夜狂读不已，好比吸毒上瘾一般。此外他还嗜好侦破小说——低级趣味！

第二，据我了解，前几年他确实写过诗，近两年几乎不再写诗了。江郎才尽，所以他才去写些莫名其妙的文章，骗稿费嘛。几乎不写诗了，还算什么诗人！

最可笑的是，第三，他根本谈不出写诗经验。有那些写

诗的年轻人在会上诚心诚意向他取经，他却惊惊诧诧支支吾吾啥都谈不出来。那副窘态就别提了。其实写诗经验很容易谈。谁请我谈，我就大谈特谈，而且随谈。传帮带嘛，有责任嘛。他谈不出来，证明他肚子里没有货。没有货就不谈，也算实事求是。可是他忸怩了老半天，嗨，居然谈起来了。他发言说（表情非常诚恳）：“我有一条宝贵经验，就是字迹清清楚楚，不要草得龙飞凤舞，稿面干干净净，不要改得乌猫皂狗。多年来我一贯这样做，所以我的投稿，编辑看了，首先印象不错，相信我是认真写的。我有半分好处，编辑也能发现。这条宝贵意见使我获益不浅。此外便没有任何经验了。”他的这条所谓经验引起哄堂大笑，有喝倒采的，有鼓反掌的。这老傻瓜，他还洋洋得意，站起身来频频鞠躬。我真替他脸红！

试问，他算什么诗人？

说实在话，这家伙缺乏诗人的气质。看见一树花，他不去联想青春啦爱情啦，倒去细看花蕊，研究什么雌雄同花异花。看见一只鸟，他不去联想蓝天啦自由啦，倒去调查它的古名和洋名。某处风景绝佳，大家都醉了醉了，他一点也不醉，倒去观察山林的滥伐和水质的污染。游泳，他只觉得好玩，一点也想不到风浪与拚搏。爬山，他只觉得太累，一点也想不到崎岖与攀登。诗人的气质嘛，就是痴痴傻傻，如梦如醉。他缺乏的正是这个。

看这家伙怎样写诗，实在有趣。他在一张废纸上涂涂抹抹，一句句的慢慢拼凑，一字字的缓缓雕琢，真是老牛拉破车呢。嘴里还要嘟嘟囔囔，就像和尚念经，看了叫人心烦。又常常停下笔查字典，一点也不爽快。这样磨磨蹭蹭，冷冷

静静，斤斤计较，还有屁的灵感！我的经验乃是写诗必须铲除理智，消灭逻辑思维，只用形象思维，昂扬主观战斗精神，进入狂迷状态，一气呵成，势如长江大河，直泻千里，绝对不能拖拖拉拉，误了灵感，尤其不能改来改去，损了灵气，用字妥不妥，造句通不通，又不是中学生写作文，管它做啥！

总而言之，这家伙不是写诗的材料。

最讨厌的是这家伙写诗写文念念不忘1957年，死死揪住文化大革命不放。我认为他是在“配合政治”。诗嘛，能给读者以美感享受就行了，何必去说政治。什么叫美感享受呢？就是读了心头觉得舒服，好比夏天吃冰糕，冬天吃狗肉。对，诗就是冰糕，诗就是狗肉。诗不是火，更不是剑，连辣椒都不是。诗不能伤任何人的感情和胃口，必须是 Pure Poetry（纯诗），离政治愈远愈有生命力。他写的那些诗老是纠缠旧帐，还夹杂着个人怨气，不但毫无美感享受可言，而且在方向上大成问题。这是向后看呀，不好！

何况忧国忧民根本不是诗人的事。忧患意识乃是闭锁性的落后意识。多讲艺术吧，少谈政治吧。宁效李白之飘逸，勿学杜甫之沉郁。你看人家李商隐的《无题》诸篇，多妙！

说到诗风，这家伙极顽固。人家都在更新观念，纷纷地“现代”了，他还在弄传统，讲求形式节奏之美和音韵平仄之美，要求易懂，要求琅琅上口，真他妈的见鬼！我相信年轻人决不愿意读他的诗。历史将淘汰他，无情地！

这家伙最怕我。每次去看他，他都躲入镜子，和我对骂，就是不敢出来。

1985年7月23日在成都

锯齿啮痕录

0. 引子

1978年5月6日，已经戴够二十年的右派帽子总算被宣布摘掉了。七个月后，我被召去重新参加工作，在故乡四川金堂县文化馆做了馆员。给我的待遇是行政二十二级。这是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的待遇，我已满足。从此不须再拉锯啦再钉箱啦拼命干活挣计件工资了，我的饭碗换成铁打的了。

所谓“重新参加工作”在我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1950年9月在成都有一个年轻人，他名叫流沙河，曾经参加工作。先是在《川西日报》社，后是在四川省文联，他曾经努力工作过。如今他已不存在了。

这就是说，1978年10月在金堂县有一个中年人，他名叫余勋坦，现在参加工作了。他在县文化馆做了馆员。

这就是说，流沙河是流沙河，已死了；余勋坦是余勋坦，还活着。

这就是说，前生的我已被一笔勾销，今生的我一出娘胎就是四十七岁。前生的我好比蝌蚪，今生的我好比青蛙。青

蛙被人告知：“蝌蚪生涯不能算入青蛙史内。你必须把过去忘掉！”

这就是说，我已有了两度人生。我真幸运！

此之谓“重新参加工作”。

也就是“重新做人”。

我的起点站是金堂县文化馆。县文化馆在赵镇公园内。公园在两条大河交汇的三角洲上，三面环水，风景绝佳。拙作《梅花恋》这样描写过此地的风景：

这是公园一角，在沱江北岸，
绿波回环三面，半岛临深潭。
水上课来打渔船，白鸭点点，
对面坐一排葱翠的红土低山。

半岛上曾经有梅林一大片，
岁晚花发，远照十里山川。
江中往来船客都要点头称赞，
哟，家住这里也就成了神仙！

我在此地做了神仙一年。只是我来迟了，那一大片梅林在文革中已被砍光，暗香疏影已成旧梦。梅林被砍，原因是受了朱德元帅的牵连。朱德1957年3月到这里来赏过梅花。他感叹说：“民国初年我到这里来过，那时梅花比现在得多！”赏了梅花，寻了旧踪，他还到县文化馆来参观过。他问一位工作人员：“你能说说什么是文化吗？”工作人员说不出。文革期间，这位爱梅花的元帅被目为大军阀，有罪，所

□ 流沙河随笔

以梅林也有罪了，合该挨刀。

我来公园，可惜太晚太晚，
最后一株梅早已化作柴烟。
崩塌的半岛，荒凉的江岸，
凭吊梅花魂，一步一怆然。

一百行的《梅花恋》就是这样结尾的。

这首诗发表在1979年7月4日的《人民日报》，署名流沙河。前此，还在别的报刊上发表过三首诗，也署名流沙河。我偏要用这个臭名发表拙作，不过是想表示青蛙不忘蝌蚪生涯而已。

不是“重新参加工作”，我早在1950年就参加工作了。从那时起，我一直在工作，在努力地工作，未尝懈怠一日，不须“重新参加”。1957年反右派以后，我做勤杂劳务，我管图书资料，我拉架架车，我种庄稼，我拉锯，我钉箱，同样未尝懈怠一日，件件般般都是在工作，和我从前当编辑一样，和我从前当创作员一样。堂堂正正我要说，二十年来，我一直在工作，在努力地工作，根本不须“重新参加”。而且我还要说，我所做的这些体力工作，和我从前做的那些脑力工作一样，一不误党误国，二不害人害己，完完全全对得起养育我的人民。

不须“重新做人”，我做人一直做得好好的。应该重新做人的不是我。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保尔·柯察金）。我有什么两度人生！自己骗自己！

话虽是这样说，说什么青蛙不忘蝌蚪生涯，亦不过是明志之言罢了。实际情形可悲得很，坐在县文化馆办公室内，常常握笔发懵，怎么也想不起某个字怎样写。真是“山歌不唱忘记多”哟，一些常用字我都写不起了，还有一些字只记得繁体，想不起简体。不但握笔常常发懵，阅读报刊也常常发懵呢。看见版面上跳出来一个姓名，似曾相识，却想不起这个人的面貌。看见一个地名，仿佛去过那里，却想不起哪年哪月去的。更严重的是这二十年来个人履历在脑库中搅糊涂了，好比一室藏书被抄了家，弄乱了分类插架的顺序，难以复原。举例，如果问我：

“你是1958年5月的哪一日被宣布戴帽的？”

“1964年秋天你在哪里劳动？是在凤凰山农场呢，还是在四川省文联机关呢？”

“1973年春天你在做啥？是在拉锯呢，还是在钉箱呢？”

“你被抄家十二次，能说出每次的年月日吗？”

“你戴高帽游街示众几次？”

“你能说出每次被关押的起讫日期吗？”

“你害肺炎差点死去，那是哪年哪月？”

“王张江姚被捕那天你在做啥？”

这些问题，我都只有一个回答：“忘记了。”

青蛙本来不该忘记蝌蚪生涯的，但毕竟忘记了。有什么办法呢，年华似水，一切记忆都会冲淡。

我何尝不知道记忆是会被冲淡的，所以我从二十一岁那年就开始写日记了。戴了右派帽子以后，日记照记不误。当然，评长论短的话不敢记了。文网森严嘛，一罗织便成了“坚持反动立场”，一升级便要抓。不过，那一天自己做了什

么事，以及何所见，何所闻，何所梦，总可以客观地挂一挂流水帐吧。后来文革风起，天下大乱，还记。记上瘾了，多年顽性透骨，没法戒掉，这和吃饭睡觉没法戒掉一样。一日不记，便忽忽若有所失焉，翌日必补记之。其实所记事情一般都很枯燥乏味，绝无半点文学价值（我恨死了所谓文学描写），我自己都不想读二遍。最可笑的是一连好几天记的都一样，就那么两三个字，或是“解料”或是“钉箱”或是“病卧床”或是“读□□”，给人的印象是为记而记。哪怕为记而记，也记！

此生有幸，终于活着看见了文革这样千载难逢的大黑暗，不记下几个字为后世提供一点旁证，岂不辜负了彼苍之厚耶！国家的大《春秋》我不敢写，就写写个人的小《春秋》吧。我想，世怎样衰，道怎样微，邪说暴行怎样有作，后人总能够从我的日记中窥见一点点影子吧。记！

可是，你有日记，他有搜查。时候一到，夜半捶门，翻箱倒柜，唏哩哗啦。片纸只字都当作变天帐查获，何况一个右派分子十五年的秘密日记，正好拿去办了阶级教育展览。一册一册，叠起一尺多厚。好呀，阶级敌人反攻倒算阴谋复辟的铁证！

毕竟是“人还在，心不死”，你抄了，我又记。记了又抄。抄了又记。再记再抄。再抄再记。如是循环下去，不思悔改。最伤心的还是王张江姚被捕以后，又来抄我的家，近期日记又被查获。与此同时，我的妻子何洁被捕入狱。这两件事使我认识了“华国锋时代”。

“华国锋时代”快要结束时，我来到金堂县文化馆做了馆员。不久以后，我重新发表作品了。文化馆生涯快要结束时，

1979年9月15日，我的原单位四川省文联改正了二十一年前错误地给我作出的右派结论。在此以前的半个月，何洁已经获释出狱，上面说是“错捕”。我家的灾难这时才终了。

人在灾难中，在一眼望不见尽头的灾难中，最爱幻想不现实的光明，最不爱想现实的灾难。趋甜避苦，人之常情，我岂能免。一旦光明来了，天天喜悦，天天忙碌，没有兴趣也没有空闲去回想灾难。于是那些曾经是现实的灾难偷偷地远遁了，渐渐地模糊了。直到有一天试着去回忆那些灾难，才发觉许多可怕的场景已经褪色，许多悲酸的细节已经变形，许多事件已经混淆不清，时序已经颠倒，空间已经错乱。更令人遗憾的是日子叠合起来，粘贴成片，撕不开了。于是一年不再是三百六十五天，仿佛只有几天似的；于是一天不再是二十四小时，仿佛只有几分钟似的。这时候如果有日记可查，那该多好。可是我从前的日记早已被抄没，片纸不留了。

住在县文化馆宿舍，夫妻夜间一觉醒来，枕上忆旧，絮絮不休。我们常常互相纠正对往事的忆述。何洁长于形象记忆，她记得某一天的一个场景，但是记不得那是哪年哪月。我也是这样，记得戴过的每一顶高帽子的形状，记得囚室内的陈设，记得抄家的场景，甚至记得我家的某一只鸡，却说不清那是哪年的事了。我们多次为往事的忆述而争论起来，各执一词，不欢而罢。

某日，县公安局来人通知我说：“你有一些书放在县公安局。快去领吧。”

“是些什么书啊？”我问。

“不晓得是些什么书。”来人说。

“有多少本？”我问。

□ 流沙河随笔

“捆成一叠的，不晓得有几本。”他说。

“有好厚一叠？”我问。

“总有一尺多厚吧。”他说。

我很失望。六百多本书全都没收了，剩几本在那里，领回来徒令人伤心罢了。“算了算了。我不要了。”我说。

“要！”何洁插嘴说。

“几本烂书，要来做啥。”我厌烦地说。

“一张烂纸，也要要回！”何洁生气了。

当日午后，何洁要去领书。我劝她不要去，因为1977年4月她被“错捕”后，关在县公安局监狱，为时两年又三个月，距今两个月前才从那里出来。我说：“不要去了。去了那里，你会伤心。”她笑着说：“我才没有那么多感伤呢。”于是她提一只准备装书的帆布包，独自到县公安局去了。她当时也估计不会有什么好书，可是她想：“哪怕只剩几本没意思的烂书，领回来也是灾难的年代的纪念品。”

从县文化馆到县公安局大约有三公里。县公安局在焦山上，居全镇最高处。登山远足，秋阳又烈，何洁到达那里，已经累得喘气，不停地用手帕揩脸了。

岗兵笑问何洁：“你又来了？”

何洁以一句玩笑话应之。县公安局的人一般认识何洁，都热情接待她。林干事出来了，他曾经办理过何洁一案。多亏他认真负责，并主持公道，使何洁终有了沉冤大白之日。他关心我们的家庭，遂留何洁询问我家的近况。何洁回答说：“一切都好了。”

这时候另一位干事提着一捆书，走入接待室来，放在桌上，要何洁写一张收条。

何洁暗自心惊，差点迸出一句“这不是书”。她放下笔，用哆嗦的手指解开绳捆。第一本，这是书。第二本，又是书。只有面上这两本是书。以下一叠，一尺多厚，有软封面的练习簿，有硬封面的笔记本，有大有小，参差不齐，近二十册，全是我的日记本！

大风雪中飞散了的一群鸟儿，原来以为飘了烟化了烬的，想不到春暖花开又飞回来了。何洁忍住快流出的眼泪，克制表情，不露半点激动。她把这些日记看成是我们的传家宝，仿佛价值万金似的，深怕县公安局的人觉察这是“反动”日记，不肯退还。“敝帚自珍”这句成语用在这里太适合了。别人礼留她坐一坐，聊一聊，她都婉谢了。她用颤抖的手写了收条，赶快把这一叠日记本和两本书装入帆布提包，便要告辞。林干事说：“重啊。放在这里，你回去吧。我明天派人给你送去。”何洁忙说“不重不重”，提着走了。林干事和别的两三位干事礼送何洁走出县公安局的大门，挥手告别。何洁内心怎样感谢他们，他们未必知道。

岗兵笑向何洁点头说：“慢走，慢走。”

何洁笑答一句：“离开你们这里，谁也不会慢走。你叫我快跑吧。”走了好远，回头一望，她看见林干事他们还站在高坡上目送呢。

何洁回来，大口喘气，指指帆布包，笑着向我说：“我把你的前半生提回来了！”

她一连好几天忙于清理和阅读这一叠日记本。每本加装封面封底。脱了线的用针线装订好。卷了页角的一一抚平。一本一本，按年月的顺序编号，注明起讫日期和当时我所在的地名。在阅读的时候，她常常夹入一张张纸条。纸条上写明

某一件往事——当然都是对我说来特别重要的往事。

她多次忍不住叫起来：“你又在检讨了！”

我知道她一定是在读五十年代前半期的日记。当时我是共青团员，要求自己未免过分严格，可以说是放个屁都要去检讨一番。

她忽然惊叫道：“你的遗嘱！”

我自己也有些诧异了。我问：“不会吧？”她指着某一页说：“你自己来看。”原来这是1957年夏天的日记。我看了，无话可说，觉得脸红，怪不自在。

她笑着说：“唉，你失恋了。”

我知道她现在读到哪里了，赶快用话岔开。小《春秋》秉笔直书，叫主人自己也面子难堪。

她低声说：“你的腿水肿了。”过一会，她又说：“你卖香烟买粮票。”

显然，这是六十年代初期的日记。

文革中的日记，戴高帽游街示众啦挨打啦关押啦抄家啦害肺炎差点死去啦都有记载，真是太好了。忘记了的蝌蚪生涯，幸运啊幸运，被日记唤醒了。

在阅读过程中，何洁多次发现被我遗忘了的即兴之作，有新诗，有旧体诗词，随即抄在稿纸上，替我留着。后来我编《流沙河诗集》，那些即兴之作大部分入选了。

1979年12月15日，告别了金堂县文化馆，我们一家迁回成都。我在原单位四川省文联做《星星》的普通编辑。1984年冬天，估计要离开《星星》了，我便动笔写《锯齿啮痕录》。这是我个人的文革回忆录，严守纪实原则，决不虚构。在写作过程中才发现日记的用处有多么大。可以说，没有那些日记，就不会有这一部回忆录。我确信，是日记唤醒了那十年灾难岁月的记忆。那些日记失而复得的故事也就顺理成

章地做了《锯齿啮痕录》的引子。

1985年5月22日在成都

1. 别了布后街2号

1960年7月我从北郊凤凰山麓的农场回到成都布后街2号。这里是四川省文联机关所在地。我是被叫回来治疗水肿病的，住在进大门倒右拐入小院的一间客房里，日日读明清两代的野史笔乘。坐着不想动，动了饿得快。治疗水肿病，一点也不难。特效药是一种白色的丸剂，呈卵条形，长约半厘米，加水煮熟，每日三服，每服三碗，多服疗效更佳。治疗八个月后，我的病就好了，被叫到东风路省文联已下马的建筑工地去，栽红苕，栽南瓜，栽菜，促使大城市街头风景田园化，增加美观。夜夜坐守通宵，捉拿那些偷摘我们栽的观赏植物的人，其数上百。1962年5月我被叫到省文联图书资料室协助工作。饭吃饱了，里比多(libido)过剩，想做学问，好像发了疯，有鬼在祟我，拚命去攻许慎《说文解字》。这一部辉煌的文字科学著作，每一页内都有一个奇妙的世界，任我遨游其中，沾沾窃喜自己的后半生找到了一个寄托。难怪从前有人说《说文解字》是中国七大奇书之一（其余六大是《易》《诗》《楚辞》《史记》《水浒》《红楼梦》）。围绕着这一部奇书，我又旁攻了殷商甲骨文和两周金文以及《仓颉篇》《班马字类》《玉篇》等等十多部能找到的著作，眼界大开。每有心得，见古人之所未见，又惊又喜，奈何无处发表，便躲入公家藏书室，也是我不付房租的寝室，关了门窗，假设东